

灰色

電機三乙 姜俊瑋

「叮叮叮~叮叮叮~叮叮叮~」清脆的手機鈴聲傳進耳裡，明媚刺眼的陽光從窗外小葉欖仁的翠綠葉間撒落下來，溫暖的氣息混雜著一點新鮮泥土的潮濕，無聲無息的充斥了整個房間。

「啊！」一聲驚叫打破了和諧，原本在枝頭上高歌的小麻雀被嚇的振翅而飛，過了一會，又回歸一片死寂...

「呼!呼!呼!」我大口喘著氣，胸口強烈的起伏，手心不安的纂緊而被汗水浸濕，潮濕悶熱的空氣好似要把我窒息般的灌進每一個肺泡，乾澀的咽喉因剛才的大叫隱隱作痛...

「...又來了...」我輕輕拭去臉上的透明淚珠，邊整理好凌亂的床褥。

都過了七年了，不甘心的念頭糾纏著我不放，時時刻刻都不得安寧。

這個月的第六次，同樣的惡夢仍舊縈繞在寂靜的深夜裡...

-

剛剛下的一場細雨沖散了清晨的沉悶，取而代之的為這個世界重新刷上一層絢麗的色彩，路邊燈座旁的小草在晨露的洗禮下顯得更加翠綠，圍牆上追逐嬉戲的幼貓看起來生氣蓬勃。

我走在上學的路上，但卻絲毫沒辦法被這樣的好天氣影響，悵然若失的煩悶，在我的心頭迴盪。

「又是無聊的一天...」

我低聲的咕噥著，一邊邁開疲倦的步伐走上階梯...

一如往常的坐到自己的座位，看著在教室奔跑打鬧的同學，以及一邊追逐一邊破口大罵的風紀股長。

「一群白痴...」我無奈的搖了搖頭，想甩開像毛線球般糾纏不休的雜亂思緒。

一成不變的生活、枯燥繁雜的課業，還有...那對從沒回來過的夫妻。

我真的.....受夠這裡了!

「喀啦」

教室的門被打開，一位身穿著稍微褪色格布襯衫的中年男子走進教室，原本在嬉鬧的同學一個個摸摸鼻子認份的乖乖回到座位上。

「咳咳...各位同學在上學期的表現還算不錯，這個學期也請各位好好加油!在這個學期我們新增不少科目.....」

如同講客套話一般，老師在講台上高談闊論。底下的學生有的哈欠連連，有的甚至抱著袋裝餅乾，好像在欣賞電影般的吃了起來

窗外因風吹而不停變化的雲影，虛無飄渺的在天空流浪...

「不知道他們現在過的怎麼樣...」我望著窗外出神，又不禁想起了過往。

我的父親是國際援助協會的幹部，而母親則是隨行的醫護人員。在我六歲那年，他們因為中東地區爆發戰爭而被調遣，從此音訊全無.....

面對看不見的未來，難免感到些許的惶恐無助...但更多的是，缺乏關愛的那份孤寂。

「在正式上課之前，有一件事情要向大家宣布...」

老師突然加大的聲量，順著窗邊吹起的一陣微風將我從遐想中拉了回來。

我不經意的抬頭一瞥，講台旁不知何時多了一個看上去弱不禁風的身影。

那是一個身形清瘦的女孩，整齊的一頭黑髮安然的放置在窄小的肩頭前，略微隆起的胸部使潔白的制服產生些許褶痕，或許是因為緊張的關係，雙手不斷搓揉著裙邊，額前的幾縷髮絲伴隨著陰影覆蓋整個臉龐，看不出任何情緒波動。

「這位是本學期轉進來班上的新同學，請各位和她好好相處。」說罷，老師對著一旁的女孩招了招手，示意她上台自我介紹。

女孩緩步上前，卻不慎一個踉蹌，重重地在講台上跌了一跤。

臺下傳出零星笑聲，女孩故作鎮定的拍了拍裙子，艱難的重新站回到講桌前。

「我叫...丁雨霏...請多指教.....」女孩囁嚅的吐出幾個字，雙手緊緊抓著裙角。

「那...丁雨霏同學，請坐到最後一排的空位。」老師似乎急著開始上課，草草地指向我身旁的位子。

「奕海，不要欺負人家啊～」老師調侃般的說道，引起了全班一陣哄堂大笑。

我也毫不客氣的回以穿著格子布襯衫的男人一個白眼，那種風格就像是遺留在上一個世代的產物，早已過時了卻總是不停的出現。

當我再次抬起頭時，女孩正朝我這邊走來

用很慢、很慢的速度...

這時，我才真正看清她的容貌

宛若新月般的彎彎細眉，一對灰黑色的瞳眸被長長的眼睫毛蓋住，額前的幾條髮絲垂在眉間，雖然不是特別的引人注目，卻顯得格外脫俗，但總感覺透著一種生人物近的壓迫感。

她怯生生的向我點了點頭，走到旁邊的座位輕輕坐下。

我不怎麼在意，稍微回禮示意後，抽出第一節課的參考書準備上課。

—

黃昏時分，烏鴉在橘紅色的天空盤旋，發出「嘎~嘎~」的叫聲。

我拖著疲憊的身軀，回到住所。

我住在近郊的別墅區，上下學的方式則是搭乘電車。

自從父母離開後，就被託付給年長母親兩歲的阿姨照顧，但因為她改嫁的關係，再加上我已年滿十六歲，所以又一個人搬回舊宅了。

粗略的把超商的微波便當加熱過後，我坐在一張頗具藝術氣息的木桌前慢慢的享用那營養不良的食物，木桌上方的一盞暖黃燈原是設計成溫馨的氣氛，現在反倒像在嘲諷著孤單一人的晚餐時間。

-

教室外正下著滂沱大雨，不時還有雷聲轟轟做響，雨滴像子彈一般霹靂啪啦的撞擊在起霧的玻璃窗上，窗外的椰子樹在被強風吹的抬不起頭，被暴雨無情的摧殘著。

最新緊急新聞：電車因暴雨造成鐵路損壞，往澄田站方向線路目前全面停駛中，預計造成千名旅客行程受阻...

「看來暫時回不了家了呢...」

我看著手機上的即時新聞，無奈的靠著冰涼的牆面坐了下來。

現在與我有相同處境的，還有從剛剛開始就一直靜默不語的女孩。

她像小貓一般，蜷縮在距離我一隻手臂長的牆角下，戴著有線耳機，手上還不停的搓弄著一隻淡藍色的海豚玩偶吊墜。

我們就這樣一左一右的坐著，這時好像該說些什麼，但又什麼都說不出來。

「吶。」還是她先開了口。

「你和我有一樣的顏色。」

「咦？」

一樣的顏色...什麼意思?

她並沒有看向這裡，而是看著窗外彷彿被灰色水彩暈上的陰暗天空。

「你看。」

雨霏起身倚著窗台，指向樓下在暴雨中因忘記帶傘而頂著外套狂奔的學生，那是本班的冒失鬼，還是那麼的急性子。

「那個人是紅色，而我們.....」

她轉了過來，眉下的瀏海已經稍微蓋住那對令人摸不著頭緒的雙眸。

「是灰色。」

「嗯...灰色...」我若有所思的重複著她說的話。

看了看窗外的灰色天空，雨勢好像小了一點。

「為什麼是灰...」

「怎麼辦...?」

她用些微顫抖的聲音打斷了我，同時用金屬髮夾把瀏海夾上了側髮。

那對灰黑色的眼眸透出不可計量的恐懼，彷彿宣告著死刑一般，泛紅的眼眶中，一滴一滴透明的液體不斷滴落。

咦？

「我得了漸凍症.....」

漸凍症？我的腦中瘋狂的搜尋著關於這個字詞的訊息，卻什麼都想不起來。

唯一出現在腦海中的，只有四個大字。

無法治癒。

「會...會好的吧？」我強裝微笑的說著，握住了她冰涼的雙手。

她頹喪的搖了搖頭，鬆開了手，無奈的癱坐在地.....

灰色，從窗外渲染了教室，變得沉默無比。

那天過後，她就再也沒有來學校了，一次也沒有。

—

直到現在我仍然堅信，我們會在第十三個月重逢.....和那個與我有相同顏色的那個女孩。